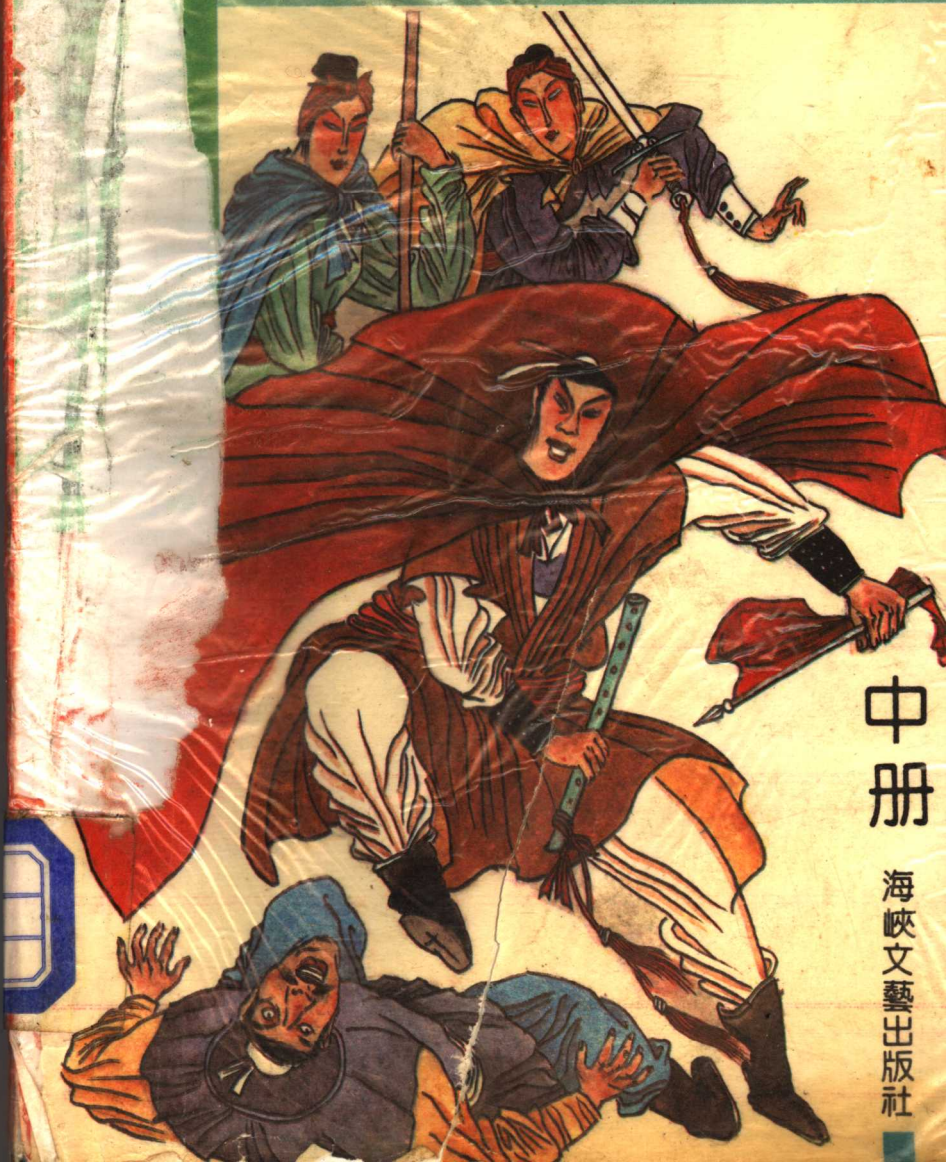


寶旗玉笛

[台灣] 曹若冰 著



中冊

海峽文藝出版社

I24.8
170

宝旗玉笛

(中)

〔台湾〕曹若冰 著

1991 • 福州 /

(闽)新登字 01 号

宝 旗 玉 笛

(中)

〔台湾〕曹若冰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15.5 印张 325 千字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80534—400—0/I·355

(上中下)定价:17.50 元

内 容 提 要

江湖上危机四起，道消魔长，众多成名多年的武林一流好手，一夜之间横尸当路。谁有如此深不可测的武功，手段又如此残忍？江湖上对此众说纷纭，人人自危。有人认为这些惨案均系江湖上新出道不久的“神州三杰”所为。

“神州三杰”三弟欧阳昭乃前世高人“武林三绝”的传人。欧阳昭在为父雪耻，清理师门，追寻恋人的途中，无意间成了五旗盟的盟主。不久五旗盟又惨遭江湖上一神秘帮会一统教的血洗，伤亡殆尽。一统教是怎样一个组织，它与以往的武林血案有何联系？欧阳昭为澄清事实真相率领众多江湖豪杰，以易客等手段乔装混入一统教总舵，几经波折，终于认清了一统教的真实面目，了解到这一神秘帮会的帮主就是自己的师兄宋士龙，以往江湖上一系列血案的真正凶手。

欧阳昭联合江湖各大门派，粉碎了一统教妄图称霸武林的阴谋。欧阳昭凭着旗笛双绝和骄阳神功，挫败为害江湖的败类，重振了五旗盟。

目 录

第 一 章	性的激发.....	1
第 二 章	身手小试	35
第 三 章	天山四剑	51
第 四 章	神州三杰	89
第 五 章	天心庄外.....	124
第 六 章	闷葫芦儿.....	156
第 七 章	语锋如剑.....	190
第 八 章	力挫八索.....	222
第 九 章	仇恨生死.....	257
第 十 章	绛衣少女.....	287
第十一章	投鼠忌器.....	319
第十二章	宿疾突发.....	352
第十三章	少林高僧.....	384
第十四章	力战五剑.....	415
第十五章	再次声明.....	449
第十六章	两个半人.....	481
第十七章	三绝令符.....	512
第十八章	天罡剑阵.....	545
第十九章	奇峰突起.....	579

第 二 十 章	敌友难分.....	618
第二十一章	约法三章.....	657
第二十二章	雷音神尼.....	695
第二十三章	君山夜变.....	716
第二十四章	神秘天罡.....	735
第二十五章	天大赌注.....	774
第二十六章	蟠龙神剑.....	814
第二十七章	曙光乍现.....	852
第二十八章	湖上风云.....	890
第二十九章	武林十害.....	930
第 三 十 章	节外生枝.....	971
第三十一章	恩连怨结	1010
第三十二章	瓣番小筑	1048
第三十三章	昧火百炼	1087
第三十四章	香消玉殒	1126
第三十五章	玉笛易手	1164
第三十六章	故剑情深	1203
第三十七章	魔家双姝	1241
第三十八章	人怪功绝	1279
第三十九章	长白四怪	1320
第 四 十 章	声东击西	1358
第四十一章	火窟疑云	1396

第十六章 两个半人

江敏虽是气得玉面发青，银牙咬碎，但欧阳昭却是星目微阖，俊脸神情一片平静从容之态，对于白衣少女的猥言褻语，竟恍似未听未闻，毫不动容，没有一点儿恼怒气愤之色。

他内心虽然极是愤怒，恨透了白衣少女，恨不得立刻冲出这片花树迷仙阵，手起掌落，将白衣少女毙杀掌下。

可是，他能办得到吗？他的一身武学功力，虽是浩瀚如海，高深莫测，然而此际，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片花树迷仙阵实在太过奇妙玄奥，根据白衣少女话声传来的方向，听声辨位，判断她的立身之处，可能就在右方丈余地方，但是，他穷尽目力索视她的身影之时，眼前却是昏茫茫的一片，凭他那黑夜视物如同白昼，透视云雾数丈的锐利目力，竟然看不到三尺之遥。

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心中完全明白，纵是气愤恼怒得有如烈火焚胸，也只是徒然自找苦吃，于事无助。

他虽然未曾习过河图洛书，奇门术数之学，不懂此阵之奥妙变化，但他乃是个聪明绝世，心智超凡的一代奇才，何况一个人在愤怒达于最高峰巅之后，往往会转趋于冷静，显得特别从容、镇定。

此时此际，他已深深地体会出，这座阵式的玄妙奥秘，决

非是他的一身武学功力所能敌的，要想脱困出阵，就必须沉神静气，冷静、镇定，待机而动。否则，不仅难以脱出此阵，并且在胸中怒火如焚，怒令智昏，心浮气燥，神绪不宁的状况之下，更易为敌所乘。

他乃机智绝伦之人，心中既已体会出这些，哪还会空生愤怒，妄动无名之火，徒自乱神燥气，与敌可乘之机，自找苦吃？

是以，白衣少女的猥言亵语，虽是极为难听刺耳，他却恍似未闻，气静神凝地星目微闭，俊脸上满是一片平静从容之色。

他神情虽是一片平静从容，心底却在运用着他的智慧，暗筹思着迫使白衣少女现露身形之计……

因为，他知道除了迫使白衣少女现露身形，出其不意，以快捷奇绝的手法制住她，命她带路出阵之外，别无他策。

江敏虽也是天生慧质兰心、聪明透顶的少女，但她此际正值羞愤急怒交加，灵智蒙蔽之时，欧阳昭这种反常的平静从容的神态，猛可之间，她如何能够体会领悟？

“喂！你怎地不说话呀？她的话那么难听，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在乎么。”

她见他那么从容平静，不言不语，对白衣少女的猥亵之言直似未闻，忍不住气急地轻推了他一把说。

欧阳昭被她轻轻一推，神思似乎从恍惚中霍然惊醒，一双星目微睁，望着她淡淡地笑了笑。

忽然，他笑容一敛，双眸精芒电射，俊脸神光湛然地凝注着她的玉面，声音低沉而严肃地说道：“敏妹，内功心法中有云：静则宁，宁则定，定则灵生，灵生则神清气爽，心返

空明，而入无物无我、物我两忘之境。如是，则一切外魔外物，皆不足以侵扰吾心吾神矣……”

他话方说至此处，忽闻白衣少女又是格格一声娇笑，道：“看不出你年纪虽然不大，内功心法竟然已得上乘精要，真是难得。只可惜……”

白衣少女说到这里，忽地微微一顿，惋惜地轻叹了口气，接道：“唉，你现在想及这些已经迟了一步，不然，适才的那番旖旎风光，也就不会演出了……”

她语声中虽是含着惋惜之意，听来使人心动，但欧阳昭却仍然恍如未闻地目视江敏，接着又道：“她说且由她说，我们只当作没有听见好了，她纵是说得再难听，不堪入耳，于我们又有何妨？何必和她一般见识，妄生怒气，徒作口舌之斗呢。”

欧阳昭的这番话，江敏听入耳中，何异是醍醐灌顶，立时明白大悟，遂朝欧阳昭微笑地点了点螭首，接着也就默默地阖起一双秀目星眸，摒除去胸中的怒气杂念，宁神静息地调息起来。

江敏的内功虽然不如欧阳昭深厚，但她所修习的也是上乘心法，调息不久之后，明艳照人的玉面上便已现出一片湛然神光，仪容庄肃，宛如一尊圣女雕像，令人油然生敬，不敢仰视。

显然，就这片刻工夫，她已进入心静神宁、灵生之境。

欧阳昭见江敏如此神情，便不由得大放宽心，俊脸上浮现起一丝喜悦的微笑。

白衣少女立身何处？欧阳昭虽然无法看到她，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她对欧阳昭和江敏的一切神情举动，似乎均看

得十分清楚，了如指掌。

欧阳昭的俊脸上刚浮现起一丝对江敏暗赞、喜悦的微笑，忽又听得白衣少女发出一声格格娇笑，说道：“你且慢得意高兴，她虽已如你所说静则宁，宁则定，定而则灵生。摒除气怒，依照上乘内功心法调息，进入心静神宁，灵生不为外物侵扰之境，但是你们仍旧无法出阵脱困，而且……”

白衣少女说至此处，忽地一顿话锋，声如出谷黄莺，接道：“喂！你怎地又闭上眼睛了呢？难道我现在所说的话，也是些不堪入耳之言么……”

她所说虽已不再是不堪入耳的猥亵之言，但欧阳昭仍然置若未闻，不予答理。

她见欧阳昭不答理她，遂即轻声一叹，幽幽地又道：“我知道你此刻心里已经恨透了我，其实，关于适才之事，我心里也正后悔得不得了呢……”

她这句话果然打动了欧阳昭的心，他情不自禁地睁开一双闭阖着的星眸，他虽然看不见她，却望着她发声之处，微感诧异地问道：“你后悔什么呢？”

“我后悔不该吹奏那令人神迷疯狂的妙韵仙音。”

欧阳昭冷冷地道：“什么妙韵仙音，根本就是邪荡无耻的淫曲。”

白衣少女凄声一叹道：“仙音也好，淫曲也好，我真后悔不该吹奏它。”

欧阳昭一声冷笑道：“可惜大错已经铸成，你现在后悔已经迟了。”

白衣少女幽幽地道：“大错铸成，后悔虽是已迟，但是……”

“怎样？”

“事情的发生，完全出于我意料之外。”

欧阳昭朗声一笑，道：“你的口才倒很不错嘛。”

“实情如此。”

“动听的谎言。”

“我并未说谎，事实确系出于我意料之外。”

欧阳昭略一沉吟，问道：“原因呢？”

白衣少女轻声一叹，声音极其柔美地说道：“我因见你们二人人品俊逸，气宇不凡，而且俱皆神仪内莹，内功修为精深，才吹奏出迷仙曲音，欲借以试试你们二人的内功定力和我这新学成不久的迷仙曲的火候如何？哪料……”

她说至此处，忽又轻声一叹，接道：“没有料想到，她竟是一个易钗而弁的冒牌男人，而我又一时未曾注意及此，以至铸成这等大错。”

欧阳昭闻听，觉着她这番话不无理由，遂将信将疑地问道：“事实真是如此吗？”

白衣少女道：“我决未说半句谎话。”

欧阳昭沉吟稍顷，说道：“这么说来，事情的发生，倒是出于你意料之外，乃无心之过了？”

白衣少女点点头道：“确是如此，不然，我又何必后悔。”

欧阳昭默然半晌，忽地问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将我们困在阵中呢？”

白衣少女答非所问地柔声问道：“你能原谅我吗？”

江敏忽然睁开一双星眸，说道：“既然是无心之过，我和他当然会原谅你，只怕……”说至此处，忽地顿口止声不语。

白衣少女急问道：“怎样？”

江敏道：“只怕你所言非实，后悔是假的。”

“你不相信我？”

“要我相信，便应该立刻告诉我出阵之法。”

“只要你们相信我，原谅我，我自然不会让你们困在阵中。”

欧阳昭沉声说道：“你是以此威胁我们？”

白衣少女急道：“我决没有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们心里都非常的恨我，所以……”

白衣少女话还未完，江敏便接着说道：“你怕我们出阵后不肯和你干休是吗？”

白衣少女毫不否认地道：“不错，我实在是这个意思。”

江敏微一沉吟，笑道：“你放心好了，我和他都不是不讲理的人。”

白衣少女高兴地说道：“那么你和他都能原谅我，不恨我了？”

江敏道：“只要你所言是实，后悔之心是真，我和他必定原谅你。”

“谢谢你，姊姊，你真好！”语气天真，稚气十足，令人听来怎么也想不到适才那淫荡的靡靡箫声，和那猥言褻语，便是出自她之口。

江敏接着又道：“现在你总可以告诉我们出阵之法了吧。”

“好。”白衣少女娇应了一声，说道：“那样太麻烦了，还是由我自己来带你们出阵吧。”

话声未落，江敏和欧阳昭陡觉眼前白影一闪，白衣少女已俏立在江敏身侧，拉着江敏的手儿，亲热地娇声说道：“姊

姊，请跟着小妹出阵吧。”说着，一双晶亮的明眸，流波似地朝欧阳昭妩媚地一笑。

美人一笑百媚生，她本生得美秀绝伦，娇媚无比，这一笑，更是美极媚极，令人魂消神荡。

只看得欧阳昭心头猛地一跳，连忙别过脸去，不敢看她这种令人看来神魂倾倒，意荡神摇的妩媚笑容。

白衣少女拉着江敏的手儿在前，欧阳昭一步一趋地紧随二人身后，眨眼工夫，便已走出花树迷仙阵外。

阵外，晴天朗朗，春光明媚，艳阳绚丽，时值巳午之交。

江敏和欧阳昭同时回头望去，只见花树千株，随着阵阵和风摇曳，万紫千红，在春阳爱抚下，争奇斗艳，吐着醉人的芬芳。

这一片花树，高度虽只不过四五尺左右，但不识奇门术数之人，陷身其中，它便立即变成一颗颗遮天盖地的庞然大树巨木，任凭你武功如何之高，均将无可奈何，休想脱困出阵。

欧阳昭和江敏都是曾身临其境之人，知道这片高度虽仅四五尺许，看来毫不起眼的花树，实际却有着千军万马难越雷池的无穷奥妙与变化。

他自出道江湖迄今，数月以来，虽已斗过很多武林一流高手如当今极负盛誉威声的七派掌门等，名震江湖，但是，对于这种奇门阵式之奥妙厉害，尚是第一次经历，是以，他出阵之后，目视着这片万紫千红、争奇斗艳、芬芳醉人的花树，看得甚是出神，暗自赞叹不已。

他暗想得出神之际，白衣少女一声娇笑，打断了他的思绪：“喂，你们都在想什么呀？”

原来此际，江敏竟和欧阳昭一样地，也正默默地望着这片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花树在出神，她的思绪已沉缅在适才那一幕荒唐的疯狂的而又令她羞喜参半，旖旎的画面中……

白衣少女的语声，将她和欧阳昭从两种不同境界的思绪里惊醒过来，因为白衣少女的这句“你们都在想什么呀？”在她心底的感受不同，她双颊上不由立时泛起两片娇艳的红晕。

欧阳昭目光缓缓地望了这个似天真，而又略含媚荡之态，容色秀丽，美艳尘寰的白衣少女一眼，淡淡地一笑，问道：“姑娘是本谷主人么？”

白衣少女倩笑地轻点了点螓首。

欧阳昭又问道：“请问姑娘贵姓芳名？”

白衣少女娇声答道：“我叫凌瑶姬。”

江敏问道：“这谷中就只有你一个人吗？”

凌瑶姬摇摇头道：“说起来是有四个人，但是事实上只能算是两个半人。”

江敏和欧阳昭闻言，都不由得微微一怔，诧异地问道：“为何只能算是两个半人？”

凌瑶姬解释地说道：“一对年老的夫妇，男的是个聋子，女的是个哑巴，他们两个加起来只能算一个人。”

江敏又问道：“另外的一个半人呢？”

凌瑶姬笑了笑，道：“另外的一个人是我，半个人则是一个七岁的小孩子。”

“哦。”

江敏接着问道：“他们三个人现在那里？”

凌瑶姬道：“时候已近中午，这时他们大概正在忙着做饭

吧。”

江敏道：“他们是你的仆人？”

凌瑶姬点点头，旋又摇摇头道：“他们本是我师父的仆人。”

欧阳昭问道：“你师父叫什么名号？”

“我不知道。”

江敏怀疑地望着她道：“你不知道你师父的名号？”

凌瑶姬摇摇头道：“我师父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真的？”

“我何必要说谎。”

欧阳昭问道：“你师父不住在这里吗？”

这话问得实在多余，也实在的傻气，凌瑶姬的师父如果住在这里，她会说这谷中只有她和一对聋哑夫妇，一个小孩，而不提到她师父吗？

凌瑶姬秀美的娇靥上，突然现起一丝黯然之色，凄哀地说道：“在我九岁的时候，她老人家便已经仙逝了。”

江敏问道：“那年老的聋哑夫妇也不知道吗？”

凌瑶姬道：“他夫妇已随我师父多年，自然知道。”

“你没有问过他们？”

“问过。”

“他们怎么说？”

“他们表示要等我师父特地为我所遗留的武功诀谱上记载的各种武学全部学成之后才肯告诉我。”

凌瑶姬略略一顿，接道：“他们又说，这是师父遗命，决不能违背。”

江敏微一沉吟，又问道：“你现在已经学成多少了？”

凌瑶姬想了想，道：“已经有十分之七八了。”

欧阳昭忽然说道：“以我猜想，你师父一定是一位身怀绝世奇学，功力极高的武林前辈。”

凌瑶姬闻言，两只明眸陡然一亮，晶光闪烁地扬起一双秀眉儿，很是高兴地点头说道：“不错，据聋老告诉我说，我师父一身武学功力不但极高，已臻上乘绝境，而且学问亦是渊深如海，更精擅奇门术数。”

她越说越高兴，双眸光芒四射，秀美绝伦的粉脸儿上，神采灿然，现露一股既兴奋，又骄傲的光辉，她语音清脆悦耳，有如珠走玉盘般地接道：“她老人家如果还活着的话，必定是当今天下无敌之第一人。”

凌瑶姬说时神情，兴奋中带着一片肃穆之色，而又显得极其自然，似乎毫无一丝儿夸大之词。

欧阳昭和江敏闻听她这番话后，心中虽然颇有反感，认为她对她师父的赞扬已夸大过份，但他们没有说什么，仅只相视着微微会心一笑。

一笑之后，江敏忽地望着她光辉神采灿然的娇脸儿，含笑地说道：“这么说来，你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天下无敌的第一人了？”

“也许……”凌瑶姬点点头却又摇摇头，道：“只怕我不能。”

欧阳昭笑问道：“为什么呢？你不是已经……”

他言未尽意，凌瑶姬似乎已经明白他的心意，不待他说完，就接着解释道：“我师父虽已将她一身精奥神奇无匹的绝世武学，录成诀谱遗留给我，但是，它太深奥了……”说到这里，她笑容忽地一敛，接道：“我虽然能够勉强理解学会，

不过我心中甚是明白，却绝对无法领悟其中博大至深的精微之处，练成我师父那样高深精湛的火候造诣，发挥它的神奥威力，是以……唉，我实在太笨了。”说罢，目视欧阳昭和江敏二人，极感难为情地笑了笑，秀美的玉面上，飞现起一片娇艳欲滴的红晕，羞赧地缓缓地低垂下螭首。

此际，凌瑶姬眉目之间，隐现着的那种媚荡之气，早已消失不复见，与先前口发狠言褻语时的神情，简直判若两人。

阳昭耳闻她这等自谦的语气，目睹她如此羞赧愧然的神情，心中不禁微微一动，暗忖道：从她现在的语气上看来，此女分明尚是个天真未泯，气质心地颇佳的少女，哪象是个性情淫荡之人，只要稍加善诱陶冶，必能成为一个巾帼英雄……

他暗忖至此，心中便不由得对凌瑶姬生出一丝好感，产生了一丝怜爱，他微笑着说道：“凌姑娘休要这样谦虚自愧，须知事在人为，只要你能专心一志地勤练钻研，终久必会完全领悟成功的。”

江敏闻听欧阳昭之言，也鼓励说：“对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肯专心用功研练你师父遗留给你的武学诀谱，将来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的。”

凌瑶姬抬起螭首，目露感激之色地望着二人说道：“谢谢你们给我鼓励，但是我相信我不能。”

江敏道：“为什么？”

凌瑶姬低声答道：“我的智力有限。”

欧阳昭心念忽地微微一动，暗忖道：难道她师父遗留给她的武功诀谱上，那深奥精微之处，太难以悟解，已超出了她智慧的范畴了么？

他心中正值暗忖之际，忽闻一声娇稚的童音传来，喊道：